

精短
小说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——妙回吴庄真备战

彭伟

围攻老户庄,并非易事。薛衡竟用自己亲身经历提醒何昆,老户庄就像“老虎庄”,不可小觑。1929年2月20日,薛衡竟率军1000多人去打老户庄,前线指挥所刚进庄西头的土地庙,守敌就用小炮、水机枪(马克沁重机枪)还击。敌情突变,火力太猛,红军只好撤回。自此,张符秋气焰冲天,逢人就吆喝,红军要想打进来,先用尸首把庄外的河沟填平。薛衡竟知道何昆担心敌人的火力,又补充了一个细节:高家庄据点是老户庄的触角,红军在打老户庄10日之前,奔袭了高家庄。张符秋慌了手脚,请来了县保安大队一个中队,小炮、水机枪是保安大队带来的。这股敌人来得突然,红军没有料到,才会无功而返。

何昆听完细节,认真地分析道,县保安中队最近应该不在老户庄了。理由很简单,县保安大队就是土匪,从来不会白帮忙。一人一天两块银圆,一个中队100多号人,一天要花200多银圆。张符秋再蠢,他也会算这一笔账。太平多日后,他自然不会白白地养着县保安中队。大家都点点头,不约而同地说着是。

何昆又提醒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,今日不同往日,老户庄如今是战略要地,李长江不是县保安大队,他肯定会不请自来,而且不要张符秋负责军队的开销。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,何昆告知众人,一定要先派人去侦察。

薛衡竟灵机一动,提出要想弄清老户庄外围河道水的宽度和深度,不妨派人用三角网去捡螺蛳,或者找人假扮放鸬鹚的渔民,竹篙一横一竖,就能测出水面宽度和深度。同时,他提议部队中的干部战士,有与老户庄据点里的团丁沾亲带故的,可以利用关系把团丁约出来,探听探听里面的虚实。

“真不愧是参谋长,就是点子多!”何昆惊讶地看着薛衡竟,“你来的时间不长,怎么这样就熟悉风土人情?”

“入乡不随俗,水土不服。嘿,你不也是一有空就同战士们谈天说地嘛!”薛衡竟答道。

何昆说:“准备南下吴庄,你把3个大队的驻防安排一下。到了吴庄,就落实具体人员前去老户庄侦察。”

吴庄是老根据地,靠近老户庄,群众基础好,便于隐蔽。薛衡竟认同这个地方选得好,便打算以吴庄为中心,3个大队在附近呈三角形驻防。军部居中,一大队为前锋,剑指老户庄。

何昆对薛衡竟的部署很满意,他命令红军出发,务必于4月15日天亮之前悄悄进入吴庄。如泰山县委书记王玉文和如皋县委书记于威已经先行一步,赶去吴庄联系地方党组织,安排接待和封锁消息的工作。

4月15日晚,大军陆续到达吴庄。不久,一件意料之中却又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,这突如其来的插曲,差点打乱何昆的军事计划。

第二天上午,晨雾散尽,吴庄的村民一如既往地分散在地里干农活。忽然,几十个敌人从东边耀武扬威地开来,为首的军官骑着高头大红马,如入无人之境,大摇大摆地进了庄。他们刚进入一大队的警戒线,就遭到“乒乒乓乓”一阵步枪暴打,惊慌失措,抱头鼠窜。那军官滚下战马,不敢恋战,连滚带爬地逃往了老户庄。

地里干活的老百姓听到枪声,又见敌人逃跑,纷纷举着钉耙、锄头追赶。村子里的老老少少,扛起铁叉、铡刀,涌了上去。手持大刀的赤卫队员更是争先恐后。老百姓把敌人叫作“狗队”,四面八方的人群敲着大锣高喊:“捉狗队呀!捉狗队呀!”

何昆正要派人前去了解情况,一大队政委周方骑着缴获的大红战马赶了过来汇报。何昆背着双手,皱着浓眉来回走着,忽然停住脚步问:“骑马的是个什么官?”

周方说:“离得远,没有看清楚楚莲花。”

何昆急切地再问:“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?”

周方说:“和县里的警察、保安大队不一样,军服、武器好像很正规,有人说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。”

李长江果然派出精锐部队增援老户庄,这在何昆意料之中。眼下的问题是,李长江到底派来了多少兵力,有些什么装备?这个时候,前去侦察老户庄据点三面河水的宽度、深度的人还没回,不能拿战士兄弟和老百姓的生命不当回事。于是,何昆对周方说:“敌人来得太突然,无准备之仗不能打。”

周方说:“群众已经追上去了,人越来越多,撤下来会打击群众积极性,不好交代。”“谁说撤了?”何昆以命令的口气说,“你带一个中队前去维持秩序,保护群众,监视敌人。你们夹在群众之中,尽量不要暴露,迫而不击,到了老户庄,切记不可贸然进攻。大红马归你使用,我和大军随后赶来。”

周方扬鞭而去。



小城鸟瞰

朱晨昱

记得

朱

老朱每天两次散步,就在小区里,每次半小时。新建的小区道路宽敞,绿树新抽的枝条柔软细嫩,新开挖的小河连着北护城河,有太阳的天气里,闪着清澈的波光。老朱每天都会遇到老刘,老刘也住同一小区,跟老朱差不多年纪,原本就认识,再加上儿女是同学,就越发亲近,尤其退休以后,每回遇上都有说不完的话。

“老朱啊,我还记得我是××年参加工作……”老刘每回都是这样的打头,把以往的履历重复一遍,有时会增加点新内容,比如,为了以后方便照顾他们老夫妻,他女儿在小区里也买了套住房,正在装修,或是老刘的女儿每天都会为九十多岁便秘的奶奶抠大便。两个老头儿边走边说,有时走不动了话还没说完,就立在小区的空地上没完没了。有一回说了一个小时,老朱回到

家一下瘫坐在沙发上,摘下的帽子里全是汗,大叹听人说话久了自己累得吃不消。

老朱与老伴儿一起去医院探望老同事,听说是中风后一边手脚不利索。两人摸索着找到了病房,却总找不到人,再三与护士确认,才知道刚刚去过的那间就是。老朱嘴里嘀咕着,怎么不像啊。悄悄在门口窗子里仔细观察,原来老同事早已瘦到皮包骨头,几撮花白的头发向一边支着,像小鹿新长出的犄角。老同事眼神茫然,三分种后才一声惊呼,“我记得你啊记得你,你是老朱啊。”半张偏瘫的脸凝固着,另半张脸熠熠生辉。

老朱是老干部组长,除去每月活动通知以外,几乎成了全方位联络员。上个月老赵打电话来问老李的手机号码,说他孙媳妇快生了,记得老李的女儿是妇产科医

生。老朱笑道,“老李前两年就去世了啊!”老赵在电话那头额头闪过无数星星,“是吗?我怎么不记得了。”

那天老干部小组活动的时候老梁悄悄跟老朱说了个事儿,前两天夜里那个每天跟老朱重复履历的老刘老是打电话给老梁,“那个,我记得你们单位有个湖南人的,他叫啥来着?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。”老朱听完嘎嘎笑出了眼泪。

一天早晨老朱起床,心急火燎地把老伴儿叫到跟前,问她自己有什么病?老伴儿一时没反应过来,老朱急得“就是那个啊,我动作慢,鼻子也闻不到味道,那个病叫啥?”老伴儿冲老朱翻了个白眼,“是帕金森吧,你又没病,就是有早期症状,吃药就得了。”老朱呵呵乐了,慢慢穿衣下床,再慢慢洗漱慢慢吃早饭,然后下楼去找那个经常不记得他的老刘散步去了。

心窗
片羽

森珠和玛瑞(下)

米拉

森珠和玛瑞的名字都是老师取的。森珠的毛色是浅棕黄色,这种色彩用藏语来说叫“塞布”,取了前面一半的发音,加上一个后缀音“珠”,就成了它的名字。玛瑞的毛色是棕红色,藏语中的红色念作“玛莫”,就取了“玛”的音节,加上后缀音节“瑞”,构成了它的名字。

玛瑞是西藏猎犬与獒犬的混血后代,保留了西藏猎犬大部分的特征,比如矮小的个头,方方的脑袋,开阔的额头和乖巧的个性。使玛瑞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它是它那一身漂亮的鬃毛,犹如狮子一般威武,尤其是项背处的鬃毛,又长又浓密,中间部分颜色加深,接近黑色,应该是继承自獒犬的血统。玛瑞很爱干净,从不会像森珠那样弄得满身灰土,它蓬起的鬃毛熠熠发亮,奔跑起来的样子更是帅极了,所以极讨大家的喜欢。玛瑞从不会在大家画画的时候过来捣乱,总是懂事地趴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它的性情特别稳重,很少见到它有激动的时候。有熟人经过时,它会懒洋洋地翻个身,露出柔软的腹部,四只爪子蜷起来,以稳重的姿态撒个娇。可如果有陌生人来画室,它会从大门口开始做出防御姿态,低声叫着,威胁对方不要再往里走了,但当看到有我们的人过去迎接时,它也会马上卸下防备,知趣地踱步走开了。

安多师兄特别喜欢玛瑞,每次休息的时候,他都四处搜寻玛瑞的身影,找到之后就疼爱地抚摸着玛瑞的长鬃毛,玛瑞也适时地翻个身露出肚皮,扭扭腰肢,向师兄示好。后来安多师兄要回老家了,临行前好些天他就开始不住念叨,说舍不得玛瑞。他甚至还认真研究了能否带玛瑞同坐火车,如果能带玛瑞回他家乡,那今后的日子真是太满足了。不过最终他还是没带上玛瑞,也许因为玛瑞是我们整条街上最帅的狗子,师兄也有些不忍心吧。每次玛瑞一出我们小院,附近几家的狗就立即都围过

来,它们亲亲热热地互相打起招呼来,而最隆重的互相致意方式却是闻对方屁股,每次都看得我目瞪口呆。等它们快快乐乐地互相闻过了,就结伴而行,一起跑向远处撒欢去了。

起先玛瑞和我不太熟悉,一大半可能是出于它稳重的个性。后来我在画室长待下来,尤其是每天晚上住在画室,它开始越来越亲近我了。再加上它对师姐也是情有独钟,常常要找师姐撒娇,后来我们就愈发熟络了。记得冬天的一个早晨,我们刚起床,师姐打开房门准备去院子里洗漱,玛瑞突然摇着尾巴欢快地跑进来,我俩又惊又喜,师姐捧住它毛茸茸的大脑袋,亲热地和它说着话,下一秒,玛瑞已经爬上了师姐的床铺,撑开四肢侧躺下来,下巴平平地搁在师姐的被子下。不得不我们对画室的狗还是有些分别心,上回森珠半夜敲门想进屋睡我们的被窝,被我们教训走了,可这回玛瑞躺到师姐床上,我们俩开心地大笑,还掏出手机拍下它乖顺的样子。幸好森珠这时不在,否则可能会很心酸吧。

玛瑞知道每逢周中我要去县上的澡堂洗一次澡,只要它在画室就会陪我过去。那段路不近,要走十几分钟。玛瑞用四只短小的腿欢快地蹬地奔跑着,有时在我身前,有时在我身后。后来淋浴房老板也有些认识它了,每回我进去后,老板也会和善地对玛瑞说,先回去吧,你的主人洗完澡就会回来的。玛瑞很乖巧,它不会在陌生地方独自守候,总是自己先回画室,待我回去时它又欢快地摇着尾巴迎接我进门。

印象中好像从没见过玛瑞发脾气,只是有一次听安多师兄说起,某天傍晚玛瑞正和它的伙伴们在路边玩耍,突然有一只陌生的狗跑过来,那也许是一只从远处流浪过来的狗,脾气也不太好,对本地的狗子们恶声恶气的。玛瑞突然怒了,冲上去对着那狗狂吼,其实它的个头比对方还矮小很多。师兄说玛瑞把鼻子皱起来,露出一

嘴尖牙,那形象和我们画的忿怒相特别接近。那只闯入的大狗立即就被吓跑了,此后再没见过踪迹。这场景如今也依然只能在脑海中想象,我只见到过玛瑞慈善和蔼的一面。

安多师兄回家乡后,一直很惦记玛瑞,于是我就和他通了几次视频电话,把玛瑞领过来和他隔空叙旧。后来,师姐也即将毕业了,也是常常念叨着舍不得玛瑞,说很想把它带回山南老家,不过师姐也盼望能在拉萨找到工作继续画画,那就不太方便带着玛瑞了。就这样,玛瑞送走了一位又一位喜爱它的师兄、师姐。它还是依旧沉稳、乖巧,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画室。

2018年10月,我们搬了新画室,是在一幢七层楼的商务建筑之中,租了二楼东侧二百多平方米的空间。玛瑞和森珠随着师兄们也搬了家,在新画室附近租的藏式小院安住下来。早上师兄们来画室时,它俩也一前一后跟着跑过来,在宽敞的画室里踱着步子,捍卫着自己的领地。只是后来,它们竟认为整幢建筑都需要守卫,经常跑到一楼的大院里,对着它们不认识的陌生人发出严正警告,反而造成了不少麻烦。那以后,师兄们每天都能尽可能把它们留在宿舍,偶尔有一两次,它俩还是偷偷溜出来,到新画室撒个欢儿,为大家的绘画时光又增添了不少美好的回忆。

玛瑞是一条非常年长的狗,它是2016年左右来到我们画室的,也许因为和大家都有缘,它结束了之前漫长的流浪生涯,把我们的画室当作自己的家。今年上半年疫情肆虐的时候,画室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有些小老师和师兄相继离开了,画室也有很长时间无法开工。就在这动荡的时期,玛瑞被外来的一只陌生流浪狗咬伤了,不知那狗是不是携带了病毒,也可能玛瑞年纪实在有些大了,不能像当初那样一招制伏外来者,受伤之后不久,它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希望我们已经竭尽所能给了它最大的爱护,使它独行之后不会太恐惧、太孤单。以后我们恐怕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狗子了。

藏地
挥毫